

「學爲人師，行爲世範」- 我與陳坤耀教授知遇之緣

關品方博士

(港大社會科學院 1973 年畢業生，主修經濟)

第一次：認識 (1967)

我第一次看到「Edward Chen」這個名字，是 1967 年。他是一本流行的中學會考生物科參考書的作者。1968 年我生物科考到了 A，部份原因可能是參考了這本書。升入預科，我便選修預備攻讀醫科的科目。在那年代，皇仁書院的學生在公開試的成績出眾。好成績的學生大多計劃考入香港大學，選修醫科、工程、理科和文科。要到幾年後，我才知道陳教授也是皇仁書院舊生，他也因爲那本參考書成爲了暢銷書的關係而賺了不少錢。原來陳教授在年輕時已能學以致用，像凱恩斯等眾多著名經濟學者，他非只紙上談兵，更擅長實踐。

第二次：碰上 (1970)

1960 年代末，香港進入「社會覺醒」時代，年輕人深受影響。我們這群年輕人，不少受到感染，熱切追尋身份認同。激進是合乎潮流的，我們有對建制反叛的衝動。香港大學的校園內，學子在研讀之餘，亦提出各類主張，追尋生命價值，表達愛國情懷。我是大潮流中的一員。1970 年我考進香港大學後，決定做些不依常規的事。如果我要反叛，不服膺家長的期望，修讀社會科學是順理成章的選擇。但是主修什麼科目好呢？在社會科學院章程上，我看到一個熟悉的名字「Edward Chen」，他當時是經濟學助理講師。「經濟」一詞，有「經國濟民」之義，很符合我追求理想的愛國情懷。於是我便放棄醫科，選修經濟，令父親大感失望。

第三次：相遇 (1970-73)

我在港大受教於陳教授。沒多久，我便知道陳教授專長宏觀經濟和經濟發展的理論。我並不算是勤奮的學生。也許是「經國濟民」這浪漫理念，驅使我對公共財政、經濟發展和經濟政策深感興趣，因此學業成績不差。其實當年我對政治社會議題更感關注，以致大部份時間都花在港大學生會和專上學聯的業務上，在課堂用功的時間並不多。我在明原堂三年。陳教授是宿舍的導師之一。他對我們這些「火紅年代」的學運份子，給予支持和輔導。雖然參與學運令我未能專心向學，但陳教授畢竟啓發了我對經濟金融、財務會計及工商管理的終身興趣。

第四次：啓迪 (1974)

我注意到陳教授在香港大學修讀碩士的時候，研究重點是產業經濟學，論文主題是當年新興的電子工業。畢業後，我還未確定應否從事學術工作。由於陳教授的啓發，我決定修讀碩士學位，選了航運業為研究對象。但我發覺沒有透徹了解航運業的運作之前，難作深入研究。1974年初，陳教授力勸我應該先詳細了解航運業的運營模式，才進行學術研究，而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投身實務工作。這建議影響了我隨後十年的發展。我加入三菱集團日本郵船，到一橋大學唸海運交通，並先後在環球航運和花旗銀行工作，和日本結緣，均種因於此。

第五次：感召(1996)

我在香港以外的地方前後工作了18年，直到1999年才回港。1995年，讀報得知陳教授榮任嶺南學院的校長，任重道遠，深感欽敬。從此我決意效法陳教授，兢兢業業，亦步亦趨，以教育為日後的工作重點，並從1996年起在星加坡國立大學兼任教職，回港後加入耀中教育機構，出任浸會大學商學院非全職特約顧問，現忝為北師大和浸大在珠海合辦的聯合國國際學院工商管理學部署理院長。陳教授在嶺南的成就令人佩服。過去十二年間，他推動博雅教育，通過艱難的學術評審程序，將嶺南學院升格為大學，提升嶺南大學的國際地位，為繼任者打下堅實基礎。

今後：銘記影響；永續貢獻

陳教授活躍於政壇，曾經擔任香港立法局和行政局議員多年，也是香港特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他學以致用，擔任過無數公職，在下列範疇尤其突出：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老年人福利、反對貪污瀆職、促成銀行界取消帶壟斷性的利息協議、推動建立公平的商業競爭市場環境等。貢獻社會既是西方知識份子的理想，也是傳統中國士大夫的美德。陳教授對於母校、即皇仁書院和香港大學，也是貢獻良多。不知道是潛意識地還是有意識地，學生都以他們敬重的老師為榜樣。好老師豎立好榜樣，不自覺地對學生起著潛移默化的、持久的指導作用。師道偉大之處正在於此，而陳教授之言傳身教，於本人而言便是個好例子。早年的港大經濟學的同學，大都景仰追隨陳教授。2003年夏天，他的學生們舉行畢業30週年的紀念聚會，陳教授應邀欣然出席，我們深以為榮。我相信陳教授也以他的學生們為榮。

身為陳教授的學生，我們獲益良多，對陳教授心懷感激。所以，如今陳教授榮休，我們成立了「陳坤耀傑出學人講座系列」，向這位恩師致敬。陳教授研究教學的熱忱和貢獻社會的精神，將繼續啓發我們。中國諺語說：「學為人師，行為世範」。陳教授桃李滿門，而弟子都視他為楷模。我們深信，成立「陳坤耀傑出學人講座系列」，藉此銘記陳教授的影響，永續陳教授的貢獻，是學生表達對老師最誠摯的謝意的最好方法。